

二刻拍案驚奇

二刻拍案驚奇卷之二十二

痴公子狠使噪脾錢，賢丈人巧賺回頭脩。

詩云

最是富豪子弟，不知稼穡艱難，
停入必然停出，天道一理循環。

話說宋時汴京有一個人，姓郭名信，父親是府判，
家事殷富，止生得他一個，甚是嬌養。他出外邊來的，只在家中讀些點名的書，讀書之
外，毫厘世務，也不要他經涉。到了十七八歲，未免要
務了聲名，投拜名師。其時有個蔡元中先生，是臨安

人在京師開館郭信的父親出了禮物叫郭信從他求學那先生開館去處是个修房頗極齊整郭家就賃了他旁舍三間亦甚幽雅郭信住了心裏不像意道是不見華麗看了舍後一塊空地另去興造起來

冒在性

總是他也不知數目不識物料憑着家人與匠作扶同破費不知用了多少銀兩他也不管只見造成了幾間排飾起來弄得花簇簇的方纔歡喜住下了終日叫書童打掃門窗梁柱之類畧有點染不潔便要匠人連夜換得過心裏方掉得下身上衣服穿着必

要新的穿上了身左

一些不當心裏、便別買、段疋、另要做過、鞋襪之類、多是上好綾羅、一有微污、便丟下、另換、至于洗過的衣服、決不肯再着的、彼時有赴京聽調的一个官人、姓黃、表字德琬、他的寓所、恰與郭家爲隣、見他行徑如此、心裏不然、後來往來得熟了、時常好言勸他道、君家後生年紀、未知世間苦辣、錢財入手甚難、君家雖然富厚、不宜如此枉費、日復一日、須有盡時、日後後手不上了、悔之無及矣、郭信聽罷、暗暗笑他道、多是寒酸說話、錢財那有用得盡的時節、吾家田產、不計其數、豈有後手不上之理、只是家裏沒有錢鈔、眼孔

子小故說出這等議論全不曉得我們富家行徑的把奸言語如風過耳一毫不理只依着自己性子行去不改黃公見說不聽曉得是縱慣了的道看他後來怎生結果得了官自別過出京去了以後絕不相

聞過了五年有事幹又到京中來問問舊隣已不見了郭家踪跡偌大一个京師也沒處查訪了一日偶去拜訪一个親眷叫做陳晟主人未出來先叫門館先生出來陪着只見一个人葳葳蕤蕤蹣蹣將出來認一認却是郭信戴着一頂破頭巾穿着一身藍縷衣服手臂顫抖抖的叙了一个禮整椅而坐黃公看他

臉上飢寒之色，殆不可言。惻然問道：「足下何故在此？又如此形狀？」郭信嘆口氣道：「誰曉得這樣事？錢財要沒有起來，不消用得完，便是這樣沒有了。」黃公道：「怎麼說？」郭信道：「自別尊顏之後，家父不幸弃世，有個繼娶的晚母，在喪中罄捲所有，轉回娘家。第二日去問，連這家多搬得走了，不知去向。看看家人多四散逃去，剩得孑然一身，一無所有了。還虧得識得幾個字，胡亂在這主家教他小學生度日而已。」黃公道：「家財沒有了，許多田業須在這，是偷不去的。」郭信道：「平時不曾曉得田產之數，也不認得田產在那一塊所在。」

一經父喪，簿籍多不見了，不知還有一畝田在那里。黃公道：當初我曾把好言相勸，還記得否？郭信道：當初接着東西使用，那管他來路是怎麼樣的？只道到底如此，見說道要惜費，正不知惜他做甚麼，豈知今日一毫也沒來處了。黃公道：今日這邊所得束修之儀多少？郭信道：能有多少？每月千錢，不勾充身圖得个朝夕糊口，不去尋柴米就好了。黃公道：當時一日之用，也就有一年館費了。富家兒女到此地位，可憐可憐，身邊恰帶有數百錢，盡數將來送與他，以少見故人之意。少頃，主人出來，黃公又與他說了。郭信出

身富貴光景教、好看待他、郭信不勝感謝、捧了幾百
个錢、就像獲了珍寶一般、緊緊收藏、只去守那冷板
櫪了、看官、你道當初他富貴時節、幾百文錢、只與他
家賞人、也不爽利、而今纔曉得是值錢的、却又遲了、
只因幼年時、不知稼穡艱難、以致如此、到此地位、曉
得值錢了、也還是有受用的、所以說敗子回頭好作
家也、小子且說一回敗子回頭的正話、

無端浪子昧持籌、

偌大家緣一旦休、

不是丈人生巧計、

夫妻怎得再同儔、

話說浙江温州府、有一个公子、姓姚、父親是兵部尚

蓋氣未定
者最喜聞
此

書丈人上官翁也是顯宦家世富饒積累鉅萬周匝
百里之內田園池塋山林川藪盡是姚氏之業公子
父母俱亡並無兄弟獨主家政妻上官氏生來軟默
不管外事公子凡事只憑着自性而行自恃富足有
餘豪奢成習好往來這些淫朋狎友把言語奉承他
哄誘他說是自古豪傑英雄必然不事生產手段慷
慨不以財物爲心居食爲志方是俠烈之士公子少
年心性道此等是好言語切切于心見別人家算計
利息較量出入孳孳作家的便道齷齪也小人不足指
數的又懶看詩書不習舉業見了文墨之士便頭紅

面熱、手足無措、厭憎不耐煩、遠遠走開、只有一班撻給滑稽之人、利口便舌、脇肩諂笑、一日也少不得、又有一班猛勇驍悍之輩、拉拳舞劍、說強誇勝、自稱好漢、相見了便覺分外興高、說話處、脾胃多燥、行事時舉步生風、是這兩種人、纔與他說得話着、有了這兩種人、便又去呼朋引類、你薦舉我、我薦舉你、市井無賴少年、多來倚草附木、獻技呈能、掇臀捧屁、公子要人稱揚、大量不論好歹、一槩收納、一出一入、何止百來個人、扶從他、那百來個人多喫着公子、還要各人安家分倒、按月衣糧、公子皆千歡萬喜、給派不吝見

他們拿得家去，心裏方覺爽利。公子性好射獵，喜的是駿馬良弓，有門客說道：「何處有名馬一匹，價值千金，日走數百里。」公子即便如數發銀，只要買得來，不爭價貳多少，及至買來，但只毛片好看，畧畧身材高聳些，便道值的了。有說貴了的，到反不快，必要爭說買便宜。方喜人曉得性子，看見買了物事，只是贊美上前了。遇說有良弓的，也是如此。門下的人又要利落，又要逢迎，買下好馬一二十匹，好弓三四十張，公子揀一匹最好的，時常乘坐，其餘的隨意聽騎。每與門下衆客相約，各騎馬持弓，分了路數，縱放繮頭，約

却是勾
話較半
官氏者勝
多矣

在某處相會、先到者有賞、後到者有罰、賞的多、出公
子已財、罰不過罰酒而已、只有公子先到、衆皆罰酒、
又將大觥上公子稱慶、有時分爲幾隊、各去打圍、須
臾合爲一處看擒獸多寡、以分賞罰、賞罰之法、一如
走馬之例、無非只是借名取樂、似此一番、所費酒食
賞勞之類、已自不少了、還有時聯鑣放馬、踏傷了人
家田禾、驚失了人家六畜等事、公子是人心天理、又
是慷慨好勝的人、門下客人又肯幫襯道、公子們出
外、寧可使小百姓已不得來、不可使他愁悵、我每來、
今若有傷損了他家、便是我每不是、後來他望見就

公子雖敗
乃奸人也
若奸人不
數

怕了，必須加倍賠他。他每道有些便宜，方才贊嘆公子，已不得公子出來行走了。公子大加點頭道：「說得極有見識，因而估值損傷之數，分付寧可估好看些，從重賠還，不要虧了他們。門客私下與百姓們說通了，得來平分，有一分說了七八分說去。公子隨即賠償，再不論量。這又是射獵中分外之費，時時有的。公子身邊最講得話，像心稱意的，有兩個門客：一個是蕭管朋友賈清夫，一個是拳棒教師趙能武。一文一武，出入不離左右。雖然獻諂効勤，哄誘攬撥的人，不計其數。大小事多要串通得這兩個方纔弄得成。這

兩個一鼓一板、只要公子出脫得些、大家有味、一日公子出獵、草叢中驚起一個兔來、兔兒騰地飛跑、公子放馬趕去、連射兩箭、射不着、恰好後騎隨至、趙能武一箭射個正着、兔兒倒了、公子拍手大笑、因貪趕兔兒、路來得遠了、肚中有些飢餓起來、四圍一看、山明水秀、光景甚好、可惜是個荒野去處、並無酒店飯店、賈清夫與一羣少年、隨後多到、大家多說道、好一個所在、只該聚飲一回、公子見說、興高得不耐煩、問問後頭跟隨的、身邊銀子也有、銅錢也有、只沒設法酒肴處、趙能武道、眼面前就有東西、怎苦沒有、衆人

道有甚麼東西、趙能武道、只方纔射倒的兎兒、尋些
火煨起、也勾公子下酒、賈清夫道、若要酒時、做一匹
快馬不着、跑他五七里路、遇个村坊去處、好友尋得
些來、只不能勾多帶得、可以暢飲、公子道、此時便些
少也好、正在商量處、只見路旁有一簇人、老少不等、
手裏各拿着物件、走近前來、迎候道、某等是村野小
人、不曾識認財主貴人之面、今日難得遇公子貴步
至此、謹備民菓雞黍、村酒野蔬數品、聊獻從者一飯、
公子聽說是酒肴、喜動顏色、回顧一班隨從的道、天
下有這樣奏巧的事、知趣的人、賈清夫等一齊拍手、

道此皆公子吉人天相酒食之來如有神助各下了馬打點席地而坐野老們道既然公子不嫌飲食粗糲何不竟到舍下坐飲椅桌俱便乃在此草地之上喫酒不像模樣衆人一齊道妙妙知趣得緊野老們恭身在前引路衆人扶從了公子一擁到草屋中來那屋中雖然窄狹也到潔淨擺出椅桌來揀一隻齊整些的古老椅子公子坐了其餘也有坐椅的也有坐凳的也有扯張稻床來做杌子的團團而坐喫出興頭來這家老小們供應不迭賈清夫又打着獵鼓兒道多拿些酒出來我們要喫得快活公子是不虧

人的。這家子將醞下的杜茅柴，不住的盪來，吃得東倒西歪，撐腸拄腹。又道是：飢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大凡人在飢渴之中，覺得東西好喫，況又在興趣頭上，就是肴饌粗些，雞肉肥些，酒味薄些，一總不論只算做第一次嘉肴美酒了。公子不勝之喜，門客多幫襯道：這樣奏趣的東道主人，不可不厚報他的。公子道：這个自然該的，便教賈清夫估他約費了多少。清夫在行多說了些，公子教一倍償他，三倍管事的和衆人剋下了一倍自得，只與他兩倍。這家子道：已有子對合利錢，怎不歡喜。當下公子上馬回步，老的少

的多來馬前拜謝兼送公子公子一發快活道這家子這等殷勤值能武道不但敬心且有禮數公子再教後騎賞他管事的策馬上前問道賞他多少公子叫打開銀包來看見有幾兩零碎銀子何止千百來鬼公子道多與他們罷論甚麼多少用手只一握銀子鬼鬼落地只剩得一個空包那些老小們看見銀子落地大家來搶也顧不得尊卑長幼拉扯拽拽儘往撞撞溜撒的拾了大鬼子又來拈撒進去的將拾到手又被眼快的先取了去老人家戰抖抖的拿得一鬼灰也不放還累了兩個地滾公子看此光景與

衆客馬上拍手大笑道：「天下之樂無如今日矣。」公子此番雖費了些賞賜，却噪盡了脾胃。這家子賠了些辛苦，落得便宜多了。這個消息傳將開去，鄉里人家只嘆惜無緣不得遇着公子。自此以後，公子出去就有人先來探聽馬首所向，村落中無不整頓酒食，爭來迎接，真个是

東馳西人，已爲備饌。南獵非人，就去戒厨。士有餘糧，馬多剩草。一呼百諾，顧盼生輝。此送彼迎，尊榮莫並。憑他出外，連旬樂不必先營。隔宿裝

公子到一處，一處如此。這些人也竭力奉承，公子也

加意報答、還自歉然、道、賞勞輕微、謝他們厚情不來、衆門客又齊聲力贊道、此輩乃小人、今到一處、即便供帳備具、奉承公子、勝于君王、若非重賞、何以示勸、公子道、說得有理、每每賞了、又賞、有增無減、元來這圈套、多是一班門客、串同了百姓們、又是賈趙二人、先定了去向、約會得停當、故所到之處、無不如意、及至得來賞賜、盡皆分取、只是攢掇多些了、親眷中有老成的人、叫做張三翁、見公子日逐如此費用、甚爲心疼、他曾見過當初尚書公行事來的、偶然與公子會間、勸諷公子道、宅上家業豐厚、先尚書也不純仗

尚書如此
原其不
之與此
書不如此
謝款夫

做官得來的宦橐，多半是算計做人家來的。老漢曾
經眼見先尚書早起晏眠，算盤天平，文書簿籍，不離
于手。別人少他分毫，也要算將出來。變而變孔，費唇
費舌，畧有些小便宜，即便喜動顏色。如此掙來的家
私，非同容易。今郎君十分慷慨撒漫，與先尚書苦掙
之意，太不相同了。公子面色通紅，未及回答，賈清友
趙能武等一班兒朋友大嚷道：「這樣氣量淺陋之言，
怎麼在公子面前講？」公子是海內豪傑，豈把錢財放
在眼孔上？況且人家天做，不在人爲，豈不聞李太白
有言：「天生吾才，終有用。」黃金散盡還復來，先尚書這

些孜孜爲利，正是差處。公子不學舊樣，盡改前非，是公子超羣出衆英雄不羈之處。豈田舍翁所可曉哉？公子聽得這一番說話，方纔覺得有些吐氣揚眉，心裡放下。張三翁見不是頭曉得有這一班小人，料想好言不入，再不開口了。公子被他們如此舞弄了數年，弄得囊中空虛，看看手裡不能接濟，所有倉房中庄舍內積下米糧，或時難銀使用，或時即發米代銀，或時先存些里移銀子用了，秋收還米，也就東扯西拽，不能如意。公子要噪脾時，有些掣肘不爽利。門客每見公子世業不曾動損，心裡道：這裏面儘有大想。

得不得

頭與賈趙二人商議定了，來見公子獻策道：「有一妙着，公子再不要愁沒銀子用了。」公子正苦銀子短少，一聞此言，欣然起問道：「有何妙計？」賈趙等拍手畫腳道：「公子田連阡陌，地占半州，足跡不到所在，不知多少，這許多田地，大畧多是有勢之時，小民投獻富家，餽送原不盡用價銀買的，就有些買的，也不過債利盤算，准折將來，或是戶絕人窮，止剩得些磽田瘠地，只得收在戶內，所值原不多的，所以而今荒蕪的多，開墾的少，租利沒有，錢糧要緊，這些東西留在後邊，貽累不淺的。」公子看來，不過是些土泥，小民得了，自

家用。力。耕。種。纔。方。是。有。用。的。公。子。若。把。這。些。作。賞。賜。之。費。不。是。土。泥。盡。當。銀。子。用。了。亦。且。自。家。省。了。錢。糧。之。累。公。子。道。我。最。苦。的。是。時。常。來。要。我。完。甚。麼。錢。糧。激。聒。得。不。耐。煩。今。把。來。推。將。去。當。得。銀。子。用。這。是。極。便。宜。的。事。了。自。此。公。子。每。要。用。銀。子。之。處。只。寫。一。紙。賣。契。把。田。來。湊。去。那。得。田。的。心。裏。巴。不。得。反。要。粧。个。腔。兒。說。不。情。願。不。如。受。些。現。物。好。門。客。每。故。意。再。三。解。勸。強。他。拿。去。公。子。蹴。踏。不。安。惟。恐。他。不。受。直。等。他。領。了。文。契。方。掉。得。下。所。有。良。田。美。產。有。富。戶。欲。得。的。先。來。通。知。了。賈。趙。二。人。借。打。獵。爲。名。迂。道。到。彼。家。邊。

極意酒食款待。還有妻獻子的，或又有接了娼妓，養在家裏，假做了妻女來與公子調情的。公子便有些曉得，只是將錯就錯，自以為得意，喫得興闌將行，就請公子寫契作實。公子寫完，不甚利便。門客內有善寫的，便來執筆，一個算價錢，一個查簿籍，寫完了，只要公子押字。公子也不知因在那裏好的，反的，貴的，賤的，見說押字，即便押了。又有時友有幾兩銀子找將出來與公子用。公子却像落得的，分外喜歡。如此多次，公子連押字也不耐煩了。對賈清夫道：「這些時，不要我拿銀子出來，只寫張紙，頗覺便當。只是定要

也只是好
名之心

我執筆押字，我有些倦了。趙能武道便是我們拈着鎗棒，且溜撒。只這一管筆，重得可厭。相賈清夫道：「這个不打緊，我有一策，大家可以省力。」公子道：「何策？」賈清夫道：「把這些賣契套語，刊刻了板，空了年月，刷印百張，放在身邊。臨時只要填寫某處，及多少數目，注了年月，連公子花押，也另刻了一个，只要印上去，豈不省力？」公子道：「妙妙，却有一件。」賣契刻了印板，這些小見識的，必然笑我。我那有氣力，逐個與他辨。我做一首口號，也刻在後面，等別人看見的，曉得我心事。開濶不比他們猥瑣的。賈清夫道：「口號怎麼樣的？」公

此原傳中
詩也
連人口元
不似痴敗
人語

子道我念來你們寫着

千年田土八百翁

何須苦苦較雌雄

古今富貴知誰在

空采山河總是空

去時却似來時易

無他還與有他同

若人笑我亡先業

我笑他人在夢中

念罷叫一個門客寫了賈清夫道公子出口成章如此何愁不富貴些須田業不足戀也公子若刻此佳作在上面了去得一張與公子揚名一張矣公子大喜依言刻了每日印了十來張帶在賈趙二人身邊行到一處遇要賞賜即取出來與注幾字印了个花

押即已成契了。公了笑道：「真正簡便。此後再不消捏筆了。快活快活。」其中門客每自家要的，只須自家寫注，偷用搥押一發，不難。如此過了幾時，公子只見逐日費得幾張紙，一毫不在心上。豈知皮裏走了肉，田產俱已蕩盡。公子還不知覺，但見供給不來，米糧不繼，印板文契丟擱不用。要此使費，別無來處。問問家人，何不賣些田來用度？方知田多沒有了。門客看見公子艱難了此，又兼有靠着公子做成人家，過得日子，的漸漸散去不來。惟有賈趙二人，哄得家裏甕滿，甕滿還想道：「賤駝尚有千斤肉，戀着未去，勸他把。」

大房子賣了，得中人錢，又替他買小房子住，得後手錢，搬去新居，不像意，又與他算計改造，置買木石，落他的，造得像樣，手中又缺了，公子自思賓客既少，要這許多馬也沒幹，托着二人，把來出賣，比原價只好十分之一二，公子問爲何差了許多，二人道：「騎了這些時，走得路多了，價錢自減了。」公子也不計論，見着銀子，且便接來應用，起初還留着自已騎坐兩三匹好的，後來因爲賞賜無處，隨從又少，把个出獵之興，疊起在三十三層高閣上了，一總要馬沒幹，且喂養費力，賈趙二人也設法賣了去，價錢不多，又不盡到

得公子手裏勾他幾時用只得又商量賣那新居枉自裝修許多性急要賣只賣得原價錢到手新居既去只得賃居而住一向家中牢曹什物沒處藏疊半把價錢糊裏送掉到得還在賃的房子內時連買趙二人也不來了惟有妻上官氏隨起隨倒當初風花雪月之時雖也曾勸諫幾次如水投石落得反目後來曉得這音無用只得憑他上官氏也是富貴出身只會喫到口茶飯不曉得甚麼經求也不曾做下一些私房公子有時他也有得用公子沒時他也沒了兩個住在賃房中且用着賣房的銀子度日走出街

邊有武人
降色

上來遇見舊時的門客，一个个多新鮮衣服，僕從跟隨。初時撞見公子，還畧畧叙寒溫。已後漸漸掩面而過。再過幾時，對面也不來。想着一日早晨撞着了趙能武。能武道：公子曾喫早飯未曾？公子道：正來買些點心喫。趙能武道：公子且不要喫點心，到家裏來坐坐，喫一件東西去。公子隨了他到家裏。趙能武道：昨夜打得一隻狗，煨得糜爛在這里，與公子同享。果然拿出熱騰騰的狗肉來，與公子一同狼餐虎嘍。喫得盡興。公子回來，飽了一日。心裏道：他還是個好人，沒些生意，便去尋他。後來也常時躲過，不十分招攬。

賈清夫遇着公子，原自滿面堆下笑來。及至到他家裏坐着，只是泡些好清茶來請他，評品些茶味，說些空頭話，再不然趨着脚兒，把管簫閒吹一曲，只當是他的敬意。再不去破費半文錢鈔，多少弄些東西來點飢公子。忍餓不過，只得別去。此外再無人理他了。公子的丈人上官翁，是個達者，初見公子敗時，還來上張爭論。後來看他行徑，曉得不了，索性不來管他。意要等他乾淨了，喫盡窮苦滋味，方有回轉念頭的日子。所以富時也不來勸戒，窮時也不來資助，只像沒相干的一般。公子手裏罄盡衣食，不敷家

中別無可賣，一身之外，只有其妻，沒做思量處。却算道，若賣了他去，省了一個口食，又可得些銀兩用用。只是怕丈人，開不得這口，却是有了這個意思，未免露些光景出來。上官翁早已識破其情，想道：省得他自家蠻做出事來，不免用個計較，哄他在圈套中了，慢作道理，遂挽出前日勸他好話的那个張三翁來，托他做个說客，商量說話完了，竟來見公子。公子因是前日不聽其言，今荒涼光景了，羞慚滿面。張三翁道：「郎君纔曉得老漢前言，不是迂濶麼？」公子道：「惶愧惶愧。」張三翁道：「近聞得郎君度日艱難，有將令正娘

子改適之意，果否如何？公子滿面通紅了道：「自幼夫妻之情，怎好輕出此言？只是絕無來路，兩口飮食不給，惟恐養他不活，不如等他別尋好處安身，我又省得多一個口食。他又有着落了，免得跟着我一同忍餓。所以有這一點念頭，還不忍出口。」張三翁道：「果有此意，作成老漢做個媒人何如？」公子道：「老丈有甚麼好人家在肚裏麼？」張三翁道：「便是有個人，叫老漢打聽，故如此說。」公子道：「就有了人家，岳丈面前怎好感齒？」張三翁道：「好教足下得知，令岳正爲足下敗完了人家，令正後邊日子難過，儘有肯改嫁之意，只是在

二亥
足下身邊起身甚不雅相，令岳欲待接着家去。在他家門裏擇配人家，那時老漢便做個媒人，等令正嫁了出去，寂寂裏將財禮送與足下方爲隱秀，不傷體面。足下心裏何如？公子道：如此委曲最妙，省得眼睜睜的，我與他不好分別。只是既有了此意，岳丈那里，我不好再走去了。我在那里問消息。張三翁道：只消在老漢家裏討回話，一過去了，就好成事體。我也就來回覆你的，不必挂念。公子道：如此做事，連房下面前我不必說破，只等岳丈接他歸家便了。張三翁道：正是，正是。兩下別去。上官翁一徑打發人來接了女。

見回家住了，過了兩日，張三翁走來見公子道：「事已成了。」公子道：「是甚麼人家？」張三翁道：「人家豪富，也是姓姚。」公子道：「既是富家，聘禮必多了。」張三翁道：「他們道是中年再醮，不肯出多，是老漢極力稱贊賢能，方得聘金四十兩。你可省喫儉用些，再若輕易弄掉了，別無來處了。」公子見就有了銀子，大喜過望，口口稱謝。張三翁道：「雖然得了這幾兩銀子，一入豪門，終身不得相見了。爲何如此快活？」公子道：「譬如兩個一齊餓死了，而今他既落了好處，我又得了銀子，有甚不快活處？」元來這銀子，就是上官翁的，因恐他把女兒

當真賣了，故裝成這個圈套，接了女兒家去，把這些銀子暗暗助他費用，試看他光景。公子銀子接到手，手段濶慣了的，那里勾他的用，況且一向處了不足之鄉，未免房錢柴米錢之類，挂欠些在身上，拿來一出摩訶薩，沒多幾時，手裏又空。左顧右盼，別無可賣，單單剩得一個身子，思量索性賣與人了，既得身錢，又可養口，却是一向是個公子，那個來覓他，又兼目下已做了單身光棍，種火又長，柱門又短，誰來要這個廢物？公子不揣各處央人尋頭路，上官翁知道了，又拿幾兩銀子，另挽出一個來，要了文契，叫庄客收。

齊桓在北
齊不自知

他在庄上用庄客就假做了家主與他約道你本富貴出身故此價錢多了既已投靠就要隨我使用禁持苦楚不得違慢說過方收留你公子思量道我當初富盛時家人幾十房多是喫了着了閒蕩的有甚苦楚處一力應承道這個不難既已靠身但憑使喚了公子初時看見遇他喫飯遇粥喫粥不消自己經營頗謂得計誰知隔得一日庄客就限他功課起來早晨要打柴日裡要挑水晚要舂穀簸米勞勛苦骨沒一刻得安閒略略推故懈惰就拿大棍了嚇他公子受不得那苦不勾十日慙地逃去庄客受了上

官翁分付不去追他，只看他怎生着落。公子逃去兩日，東不着邊，西不着際，肚裏又餓，不過看見乞兒每討飯，討得來到有得喫，只得也皮着臉去討些充飢。討了兩日，挨去乞兒隊裏做了一伴了。自家想着當年的事，還有些氣傲心高，只得作一長歌當做似蓮花落滿市，唱着乞食歌曰：

人道光陰疾似梭，我說光陰兩樣過。昔日繁華人羨我，一年一度易蹉跎。可憐今日我無錢，一時一刻如長年。我也曾經裘肥馬，我載高軒指麾萬衆驅山前。一聲圍合魑魅驚，百姓邀迎如神明。今日黃

金散盡誰復矜、朋友離羣獵狗烹、晝無飽粥夜無
眠、落得街頭唱哩蓮、一生兩截誰能堪、不怨爺娘
不怨天、早知到此遭坎坷、悔教當日結妖魔、而今
無計可奈何、殷勤勸人休似我、

上官翁曉得公子在街上乞化了、教人密地分付了
一班乞兒、故意要凌辱他、不與他一路乞食、及至自
家討得些須來、又來搶奪他的、沒得他喫飽、略略不
順意、便嚇他道、你無理、就扯你去告訴家主、公子就
慌得手脚無措、東躲西避、又沒个着身之處、真个是
凍餒憂愁、無件不當得到了、上官翁道、奈何得他也、

勾了、乃先把一所大莊院、與女兒住下了、在後門之傍、收拾一間小房、被窩什物、略略備些在裡邊、又叫張三翁來、尋着公子、對他道、老漢做媒不久、怎知你就流落此中了、公子道、此中了、可憐衆人還不容我、張三翁道、你本大家爲何反被乞兒欺侮、我曉得你不是怕乞兒、只是怕見你家主、你主幸不遇着、若是遇着、送你到牢獄中、追起身錢來、你再無出頭日子了、公子道、今走身無路、只得聽天命、早晚是死、不得見你了、前日你做媒、嫁了我妻子出去、今不知好過日子否、說罷大哭、張三翁道、我正有一句話、要對你

說你妻子今爲豪門主母，門庭貴盛，與你當初也差不多。今托我尋一個管後門的，我若薦了你去，你只管晨昏啟閉，再無別事，又不消自費，享着安樂茶飯，這可好麼？公子拜道：「若得如此，是重生父母了。」張三翁道：「只有一件，他原先是你妻子，今日是你主母，必然羞提舊事，你切不可妄言放肆，露了風聲，就安身不牢了。」公子道：「此一時，彼一時，他如今在天上，我收拾門下，免致溝壑，便爲萬幸了，還敢妄言甚麼？」張三翁道：「既如此，你隨我來，我幫襯你成事便了。」公子果然隨了張三翁去，住在門外等候回音。張三翁去

了好一會來對他道好了好了事已成了你隨我進
來遂引公子到後門這間房裏來但見
床帳皆新器具粗備蕭蕭一室強如菴寺墳堂寂
寂數日已露霜風雨雖單身之入臥審客勝之
易安

公子一向草棲露宿受苦多了見了這一間清淨房
室器服整潔喫驚問道這是那個住的張三翁道此
即看守後門之房與你住的了公子喜之不勝如入
仙境張三翁道你主母家富故待僕役多齊整他着
你管後門你只坐在這間房裏喫自在飯勾了憑他

主人在前面出入主母在裏頭行止你一切不可窺探他必定羞見你又萬不可走出門一步倘遇着你舊家主你就住在此不穩了再三叮囑而去公子喫過苦的謹守其言心中一來怕這飯碗弄脫了二來怕露出蹤跡撞着舊主人的是非出來呆呆坐守門房不敢出外過了兩個月餘只是如此上官翁曉得他野性已收了忽一日叫一個人拏一封銀子與他說道主母生日衆人多有賞說你管門沒事賞你一錢銀子買酒喫公子接了想一想這日正是前邊妻子的生辰思量在家富盛之時多少門客來作賀喫

酒興頭、今却在別人家了、不覺淒然淚下、藏着這包銀子、不捨得輕用、隔幾日又有個人走出來道、主母喚你後堂說話、公子喫一驚道、張三翁前日說他羞見我面、叫我不要露形、怎麼如今喚我說話起來、我怎生去相見得、又不好推故、只得隨着來人一步步走進中堂、只見上官氏坐在裏面、儼然是主母尊嚴、公子不敢擡頭、上官氏道、儘見說管門的姓姚、不曉得就是你、你是富公子、怎在此與人守門、說得公子羞慚滿面、做聲不得、上官氏道、念你看門勤謹、賞你一封銀子、買衣服穿去、丫鬟遞出來、公子稱謝受了、

上官氏分付原科領了門房中來公子到了房中新
開封筒一看乃是五錢足紋心中喜歡把來與前次
生日裏賞的一錢并做一處包好藏在身邊就有一
班家人來與他慶鬆哄他拿出些來買酒喫公子不
肯衆人又說不好獨難爲他一個我們大家湊些有
個平火公子捏着銀子道錢則是難得的我藏着後
身川廣這樣闊好漢再不做了衆人強他不得只得
得散了一日黃昏時候一個丫鬟走來說道主母叫
他進房中來問舊時說話公子不肯道夜曉間不
說話時節我在此住得安穩萬一有些風吹草動不

要我官門起來，趕出去，就是個死，我只是守着這斗，
空屋了，你與我回覆主母一聲，決不敢胡亂進來的。
上官翁逐時叫人打聽，見了這些光景，曉得他已知
言諫了，遂又去挽留張三翁來看公子。公子見了，深
謝他薦舉之德。張三翁道：「此固好過日子否？」公子道：「
此間無憂衣食，吾可以老成在室內了，皆老丈之恩。
也若非老丈，吾此時不知性命在那裏，只有一件嘆
了白飯閒過日子，覺得可惜。吾今積起幾錢銀子在
手，也不捨得用。老丈是好人，怎生教導我一個生利
息的方法兒，或做些本等手業，也不枉了。」張三翁笑

果是深造
而得非易
湯也

道你幾時也會得惜光陰惜財物起來了公子也笑道不是一時學得的而今曉得也遲了張三翁道我此來單爲你有一親眷要來會你故着我先來通知公子道我到此地位親眷無一人理我了那個還來要會我張三翁道有一個在此你隨我來張三翁引了他走入中堂只見一個人在裏面巍冠大袖高視濶步踱將出來公子望去看見是前日的丈人上官翁公子叫聲阿也失色而走張三翁趕上一把拉住道是你的令岳爲何見了就走公子道有甚麼面孔見他張三翁道自家丈人有甚麼見不得公子道

解鈴原是
繫鈴人

妻子多賣了、而今還是我的丈人、張三翁道、他見你
有些務實了、原要把女兒招你、公子道、女兒已是此
家的主母、還有女兒在那里、張三翁道、當初是老漢
做媒賣去、而今原是老漢做媒還你、公子道、怎麼還
得、張三翁道、痴騷子、大人家的女兒、豈肯再嫁人、前
日恐怕你當真胡行起來、令岳叫人接了家去、只說
嫁了、今住的、原是你令岳家的房子、又恐怕你凍餓
死在外邊了、故着老漢設法了、你家來、收拾在門房
裏、今見你心性轉頭、所以替你說明、原等你夫妻完
聚、這多是令岳造就你成器的好意思、公子道、怪道

住在此多時，只見說主母從不見甚麼主人出入，我守着老實，不敢窺探一些，豈知如此就裏。元來岳丈恁般費心，張三翁道：還不上前拜見他去，一手扯着公子走將進來。上官翁也奏將上來，撞着道：你而今記得苦楚，省悟前非了麼？公子無言可答，大哭而拜。上官翁道：你痛改前非，我把這所房子與你夫妻兩個住下，再撥一百畝田與你營運，做起人家來。若是飽煖之後，舊性復發，我即時送你出去，連妻子也不許見面了。公子哭道：經了若干苦楚過來，今受了岳丈深恩，若再不曉得省改，真猪狗不值了。上官翁領

他進去、與女兒相見、夫妻抱頭而哭、說了一會、出來謝了張三翁、張三翁臨去、公子道、只有一件不乾淨的事、倘或舊主人尋來、怎麼好、張三翁道、那里甚麼舊主人、多是你令岳捏弄出來的、你只要好做人家、再不必別慮、公子方得放心、住在這房子裡、做了家主、雖不及得富盛之時、却是省喫儉用、勤心苦祇、衣食儘不缺了、記恨了目前之事、不容一個閒人上門、那賈清夫趙能武、見說公子重新做起人家來了、合了一伴、來拜望他、公子走出來道、而今有飯、我要自喫、與到位往來不成了、賈清夫把些趣話來說說、議

論些蕭管、趙能武、又說某家的馬健、某人的弓硬、某處地方禽獸多、公子只是冷笑、臨了道、兩兄看有似我前日這樣主顧也來作成、我做一夥同去、賺他些兒、兩人見說話不是頭、掃興而去、上官翁見這些人又來歪纏、把來告了一狀、搜根剔齒、查出前日許多隱漏、白占的田產來、盡歸了公子、公子一發有了家業、夫妻竟得溫飽而終、可見前日心性、只是不曾喫得苦楚過、世間富貴子弟、還是等他曉得些稼穡、難爲妙、至于門下往來的人、尤不可不慎也。

貧富交情只自知

翟公何必署門櫺

今朝敗子回頭。

便是奸徒退運時。

一刻拍案驚奇卷之二十二終

拍案驚奇卷二十三

大姊魂游完宿願 小姨病起續前緣

詩曰

生死繇來一樣情 萱箕燃荳並根生
存亡姊妹能相念 可笑閨牆親弟兄

話說唐憲宗元和年間有個侍御李十一郎名行脩妻王氏夫人乃是江西廉使王仲舒女貞懿賢淑行脩敬之如賓王夫人有個幼妹端妍聰慧夫人極愛他常領他在身邊鞠養連行脩也十分愛他如自家養的一般一日行脩在族人處赴婚禮喜筵就在這家歇宿晚間忽做一夢夢見自身再娶夫人燈下把

新人認看不是別人，正是王夫人的幼妹，猛然驚覺，心裡甚是不快活。巴到天明，連忙歸家，進得門來，只見王夫人清早已起身了，悶坐著，將手頻頻拭淚。行脩問著，不答。行脩便問家人道：「夫人爲何如此？」家人輩齊道：「今早當厨老奴在厨下自說，五更頭做一夢，夢見相公再娶王家小娘子。夫人知道了，恐怕自身有甚山高水低，所以悲哭了一早起。行脩聽罷，毛骨聳然，驚出一身冷汗，想道：「如何與我所夢正合？」他兩個是恩愛夫妻，心下十分不樂，只得勉強勸諭。夫人道：「此老奴顛顛倒倒，是日惡毒之人，其夢何足憑。」

准口裡雖如此說，心下因是兩夢不約而同，終久有些疑惑，只見隔不多幾日，夫人生出病來，累醫不效，兩月而亡。行脩哭得死而復甦，書報岳父王公、王公舉家悲慟，因不忍斷了行脩親誼，回書還答，便有把幼女續婚之意。行脩傷悼正極，不忍說起這事，堅意回絕了岳父。于時有個衛秘書衛隨，最能廣識天下奇人，見李行脩如此思念夫人，突然對他說道：「侍御懷想亡夫人如此深重，莫不要見他麼？」行脩道：「一死永別，如何能勾再見？」秘書道：「侍御若要見亡夫人，何不去問彌桑王老？」行脩道：「王老是何人？」秘書道：「不必

三刻
哭

三刻書香 卷二 一三
說破侍御只牢牢記着稠桑王老四字少不得有相
會之處行脩見說得作怪切切記之于心過了兩三
年王公幼女越長成了王公思念亡女要與行脩續
親屢次着人來說行脩不惡背了亡夫人只是不從
此後除授東臺御史奉詔出關行次稠桑驛驛館中
先有勅使住下了只得討個官房歇宿那店名就叫
做稠桑店行脩聽得稠桑二字觸着便自上心想道
莫不甚麼王老正在此處正要跟尋問只聽得街上
人亂嚷行脩走到店門邊一看只見一夥人團團圍
住一個老者你扯我扯你問我問纏得一個頭昏眼

貽行脩問店主人道、這些人何故如此、主人道、這個老兒姓王、是個希奇的人、善談祿命、鄉里人敬他如神、故此見他走過、就纏住他問禍福、行脩想着衛秘書之言道、元來果有此人、便叫店主人快請他到店相見、店主人見行脩是個出差御史、不敢稽延、撥開人叢、走進去、扯住他道、店中有個李御史、李十一郎奉請衆人見說、是官府請放開圍、讓他出來、一哄多散了、到店相見、行脩見是個老人、不要他行禮、就把想念亡妻、有衛秘書指引來求他的話、說了一遍、便道、不知老翁果有奇術、能使亡魂相見否、老人道、十

三引至... 三
 一即要見亡夫人就是今夜罷了。老人前走，叫行脩打發開了左右，引了他一路走入一個土山中。又陞一個數丈的高坡，坡側隱隱見有個叢林。老人便住在路傍，對行脩道：「郎可走去林下，高聲呼妙子，必有人應。」應了，便說道：「傳語九娘子，今夜暫借妙子同看亡妻。」行脩依言走去林間，呼着，果有人應。又依着前言說了，少頃一個十五六歲的女子走出來道：「九娘子差我隨十一郎去說罷。」便折竹二枝，自跨了一枝，一枝與行脩跨，跨上便同馬一般快行，勾三四十里，忽到一處城闕壯麗，前經一大宮，宮前有門，女

子真似循西廊直北從南第二室乃是賢夫人所居
行脩依言趨至其處果見十數年前一個死過的丫
頭出來拜迎請行脩坐下夫人就走出來涕泣相見
行脩伸訴離恨一把抱住不放却待要再講歡會王
夫人不肯道今日與君幽顯異途深不願如此貽妾
之患若是不忘平日之好但得納小妹爲婚續此姻
親妾心願畢矣所要相見只此奉託言罷女子已在
門外厲聲催叫道李十一郎速出行脩不敢停留含
淚而出女子依前與他跨了竹枝同行到了舊處只
見老人頭枕一塊石頭眠着正睡聽得脚步響曉得

是行脩到了走起來問道可如意麼行脩道幸已相
會老人道須謝九娘子遣人相送行脩依言送妙子
到林間高聲稱謝回來問老人道此是何等人老人
道此原上有靈應九子母祠耳老人復引行脩到了
店中只見壁上燈盞熒熒槽中馬啖芻如故僕夫等
箇箇熟睡行脩疑道做夢却有老人尚在可証老人
當卽辭行脩而去行脩嘆異了一番因念妻言諄懇
纔把這段事情備細寫與岳丈王公從此遂續王氏
之婚恰應前日之夢正是

舊女壻爲新女壻
大姨夫做小姨夫

古來只有娥皇女英姊妹兩個一同嫁了舜帝其他姊妹亡故不忍斷親續上小姨乃是世間常事從來沒有個亡故的姊妹懷此心願在地下撮合完成好事的今日小子先說此一段異事見得人生只有這個情字至死不泯的只爲這王夫人身子雖死心中還念着親夫恩愛又且妹子是他心上喜歡的、一點情不能忘、所以陰中如此主張了、其心願、這個還是做過夫婦多時的、如此有情、未足爲怪、小子如今再說一個不曾做親過的、只爲不忘前盟、陰中完了自己姻緣、又替妹子聯成婚事、怪怪奇奇、真真假假、說

來好聽有詩爲証

還魂從古有

借體亦具常

誰攝生人魄

先將宿願償

這本話文乃是元朝大德年間、揚州有個富人、姓吳、曾做防禦使之職、人都叫他做吳防禦、住居春風樓側、生有二女、一個叫名興娘、一個叫名慶娘、慶娘小興娘兩歲、多在襁褓之中、隣居有個崔使君、與防禦往來甚厚、崔家有子名曰興哥、與興娘同年所生、崔公卽求聘興娘爲子婦、防禦欣然相許、崔公以金鳳釵一隻爲聘禮、定盟之後、崔公合家多到遠方爲官

去了一去一十五年、竟無消息回來、此時興娘已一十九歲、母親見他年紀大了、對防禦道、崔家興哥一去十五年、不通音耗、今興娘年已長成、豈可執守前說、錯過他青春、防禦道、一言已定、千金不移、吾已許吾故人了、豈可因他無耗、便欲食言、那母親終久是婦人家識見、見女兒年長無婚、眼中看不過意、日日與防禦絮聒、要另尋人家、興娘肚裡、一心專盼崔生來到、再沒有二三的意思、雖是虧得防禦有正經、却看見母親說起激聒、便暗地恨命自哭、又恐怕父親被母親纏不過、一時更變起來、心中長懷着憂慮、只

可憐

何恨事

願崔家郎早來得一日也好。眼睛幾望穿了。那里叫得崔家應。看看飯食減少。生出病來。沉眠枕席。半載而亡。父母與妹及合家人等多哭得發昏。章第十一。臨入殮時。母親手持崔家原聘這隻金鳳釵。撫屍哭道。此是你夫家之物。今你已死。我留之何益。見了徒增悲傷。與你戴了去罷。就替他插在髻上。蓋了棺。三日之後。擡去殯在郊外了。家裡設個靈座。朝夕哭奠。殯過兩個月。崔生忽然來到。防禦迎進。問道。郎君一向何處。尊父母平安否。崔生告訴道。家父做了宣德府理官。沒干任所。家母亦先亡了數年。小婿在彼守

喪今已服除，完了殯葬之事，不遠千里，特到府上來，完前約，防禦聽罷，不覺吊下泪來，道：「小女與娘薄命，爲思念郎君成病，於兩月前飲恨而終，已殯在郊外了。郎君便早到得半年，或者還不到得死的地步，今日來時，却無及了。」說罷，又哭。崔生雖是不曾認識，與娘未免感傷起來。防禦道：「小女殯事雖行，靈位還在，郎君可到他席前看一番，也使他陰魂曉得你來了。」噙着淚眼，一手拽了崔生，走進內房來。崔生擡頭看時，但見

紙帶飄搖，冥童綽約，飄搖紙帶，盡寫着梵字金字。

綽約冥童對捧着銀盆繡幌一縷爐烟常爇雙臺
燈火微熒影神圖面個絕色的佳人白水牌寫着
新亡的長女

不出不
哭

可痛之
景

崔生看見了靈座拜將下去防禦拍着桌子大聲道
興娘吾兒你的丈夫來了你靈魂不遠知道也未說
罷放聲大哭合家見防禦說得傷心一齊號哭起來
直哭得一佛出世二佛生天連崔生也不知陪下了
多少眼淚哭罷焚了些楮錢就引崔生在靈位前拜
見了媽媽媽媽兀自哽哽咽咽的還了個半禮防禦
同崔生出到堂前來對他道郎君父母既沒道途又

遠今既來此，可更在堂家修葺，不要論到親情，只是故人之子，即同生，勿以與娘沒故，自同外人，即令人替崔生搬將行李來，收拾門側一個小書房，與他住下了。朝夕看待，十分親熱。將及半月，正值清明節，屆防祭，念興娘新亡，令家到他塚上，掛錢祭掃。此時興娘之妹慶娘，已是十七歲，一同媽媽擡了轎，到姊姊坟上去了。只留崔生一個在家中看守。大凡好人，家女眷出外稀少，到得時節頭邊，看見春光明媚，已不得尋個事，尋來外邊散心耍子。今日雖是到興娘新坟上，心中懷着悽慘的，却是荒郊野外，桃紅柳綠，

正是女眷們房裏去處盤桓了一日，直到天色昏黑，方纔到家。崔生步出門外等候，望見女轎二乘來了，走在門左迎接，前轎先進，後轎至前，到生身邊經過，只聽得地下磚上鏗的一聲，却是轎中掉一件物事出來。崔生待轎過了，急去拾起來看，乃是金鳳釵一隻。崔生知是閨中之物，急欲進去納還，只見中門已閉。元來防禦合家在坟上辛苦了一日，又各帶了些酒意，進得門，便把來關了，收拾睡覺。崔生也曉得這個意思，不好去叫得門，且待明日未遲。回到書房，把釵子放好在書箱中了，明燭獨坐，思念婚事不成，隻

身軀苦、寄跡人門、雖然相公如子母一般、終非久計。
不知如何是個結果、閉上窗來、嘆了幾聲、上了床、止
要就枕、忽聽得有人扣門響、崔生問道是那一個、不見
回言、崔生道是錯聽了、方要睡下去、又聽得敲的畢
畢剝剝、崔生高聲又問、又不見聲響了、崔生心疑、坐
在床沿、正要穿鞋到門邊靜聽、只聽得又敲響了、却
只不見、則聲、崔生忍耐不住、立起身來、幸得殘燈未
熄、重搽亮了、拿在手裡、開出門來一看、燈却明亮、見
得明白、乃是十七八歲一個美貌女子、立在門外、看
見門開、即便褰起布簾走將進來、崔生大驚、嚇得倒

退了兩步，那女子笑容可掬，低聲對生道：「郎君不認得妾耶？」妾卽興娘之妹慶娘也。適纔進門時，墜釵轎下，故此乘夜來尋郎君。曾拾得否？崔生見說，是小姨，恭恭敬敬答應道：「適纔娘子乘轎在後，果然落釵在地。」小生當時拾得，卽欲奉還，見中門已閉，不敢驚動，畱待明日。今娘子親尋至此，卽當持獻。就在書箱取出，放在桌上道：「娘子請拿了去。」女子出纖手來取釵，插在頭上了，笑嘻嘻的對崔生道：「早知是郎君拾得，妾亦不必乘夜來尋了。如今已是更闌時候，妾身出來了，不可復進。今夜當借郎君枕席，侍寢一宵。」崔生

大驚道、娘子說那里話、令尊令堂待小生如骨肉、小生怎敢胡行、有污娘子清德、娘子請回步、誓不敢從命的、女子道、如今令家睡熟、並無一個人知道的、何不趁此良宵、完成好事、你我悄悄往來、親上加親、有何不可、崔生道、欲人不知、莫若勿爲、雖承娘子美情、講一後、迺有些風吹草動、被人發覺、不要說道無顏面見令尊、傳將出去、小生如何做得人成、不是把一生行止多壞了、女子道、如此良宵、又兼夜深、我既寂寞、你亦冷落、難得這個機會、同在一個房中、也是一生緣分、且願眼前好事、管甚麼發覺不發覺、況妾自

誰知正
見小姑
要緊

反跌法
嚴妙

能爲郎君遮掩不至敗露郎君休得疑慮挫過了佳
期崔生見他言詞嬌媚美艷非常心裡也禁不住動
火只是想着防禦相待之厚不敢造次好像個小兒
放紙炮真個又愛又怕却待依從轉了一念又搖頭
道做不得做不得只得向女子哀求道娘子看令姊
與娘之面保全小生行止罷女子見他再三不肯自
覺羞慚忽然變了顏色勃然大怒道吾父以子侄之
禮待你畱置書房你乃敢于深夜誘我至此將欲何
爲我聲張起來去告訴了父親當官告你看你如何
折辨不到得輕易饒你聲色俱厲崔生見他反跌一

下
耳
眼

着放刀起來，心裡好生惧怕，想道：果是老太的利害。如今既見在我房中，了清濁，難分萬一聲張，被他一口咬定，從何分割？不若且依從了他，倒還未見得即時敗露，慢慢圖個自全之策罷了。正是：

羝羊觸藩

進退兩難

只得陪着笑對女子道：娘子休要聲高，既承娘子美意，小生但憑娘子做主便了。女子見他依從，回嗔作喜，道：元宰郎君，恁地膽小的。崔生閉上了門，兩個解衣就寢，有西江月爲証：

旅館羈身孤客，深閨皓齒韶容，合歡裁就兩情濃。

好對嬌鸞鵲鳳。○認道良緣輻輳。誰知啞謎包籠。
新人魂夢。雨雲中。還是故人情重。

兩人雲雨已畢。真是千恩萬愛。歡樂不可名狀。將至天明。就起身來辭了崔生。閃將進去。崔生雖然得了些甜頭。心中只是懷着個鬼胎。戰兢兢的。只怕有人曉得。幸得女子來踪去跡。甚是秘密。又且身子輕捷。朝隱而入。暮隱而出。只在門側書房。私自往來快樂。並無一個人知覺。將及一月有餘。忽然一晚。對崔生道。妾處深閨。郎處外館。今日之事。幸而無人知覺。誠恐好事多磨。佳期易阻。一旦聲跡彰露。親庭罪責。將

妾拘繫于內，郎趕逐于外，在妾便自甘心，却累了
之清德。妾罪大矣，須與郎從長商議。一個計策便好。
崔生道：前日所以不敢輕從娘子，專爲此也。不然人
月草木，小生豈是無情之物？而今事已到此，還是怎
的好？女子道：依妾愚見，莫若趁着人未及知覺，先自
雙雙逃去，在他鄉外縣居住了，深自斂藏，方可優游
偕老，不致分離。你心下如何？崔生道：此言固然有理，
但我目下零丁孤苦，素少親知，雖要逃亡，還是向那
邊去好？想了又想，猛然省起來道：曾記得父親在日，
常說有個舊僕金榮，乃是信義的人，見居鎮江呂城，

倘能將
如之何
非萬全
策也

顧其忠
厚若止

以耕種爲業、家道從容、今我與你兩個前去投他、他有舊主情分、必不拒我、況且一條水路、直到他家、極是容易、女子道、既然如此、此事不宜遲、今夜就走罷、商量已定、起個五更、收拾停當了、那個書房、卽在門側、開了甚便、出了門、就是水口、崔生走到船幫裡、叫了一隻小划子船、到門首、下了女子、隨卽開船、徑到瓜洲、打發了船、又在瓜洲、另討了一個長路船、渡了江、進了潤州、奔丹陽、又四十里、到了呂城、泊住了船上、岸訪問一個村人道、此間有個金榮否、村人道、金榮是此間保正家、道殷富、且是做人忠厚、誰不認得你、

不可住

問他則甚。崔生道：「他與我有些親，特來相訪，有煩指引。則個村人把手一指道：『你看那邊有個大酒坊，間壁大門，就是他家。』崔生問着了，心下喜歡，到船中安歇了。女子先自走到這家門首，一直走進去。金保正聽得人聲，在裡面踱將出來道：『是何人下顧？』崔生上前施禮。保正問道：『秀才官人何來？』崔生道：『小生是楊州府崔公之子。保正見說了楊州崔三字，便喫一驚道：『是何官位？』崔生道：『是宣德府理官，今已亡故了。』保正道：『是官人的何人？』崔生道：『正是我父親。』保正道：『這等是衙內了。請問當時乳名可記得？』應崔生道：『乳名

叫做興哥保正道說起來是我家小主人也推崔生
坐了、納頭便拜、問道、老主人幾時歸天的、崔生道、今
已三年了、保正就走去、掇張椅桌、做個虛位、罵一神
主牌、放在桌上、磕頭而哭、哭罷問道、小主人今日何
故至此、崔生道、我父親在日、曾聘定吳防禦家小娘
子興娘、保正不等說完、就接口道、正是、這事老僕曉
得的、而今想已完親事了、庶崔生道、不想吳家興娘
爲盼望吾家音信不至、得了病症、我到得吳家、死已
兩月、吳防禦不忘前盟、歛厝在家、喜得他家小姨慶
娘爲親情顧盼、私下成了夫婦、恐怕發覺、要個安身

忠義之
位
為行如
拒又如
之何

難得

之所我沒處投遞、想請父親在時、曾說你是忠義之
人、住在呂城、故此帶了慶娘一同來此、你既不忘舊
主、一力成全、則箇金保正聽說罷、道這箇何難、老僕
自當與小主人分憂、便進去喚嬭嬭出來、拜見小主
人、又時他帶了丫頭、到船邊接了小主人娘子起來、
老夫妻兩個、親自灑掃、正堂鋪疊床帳、一如待主翁
之禮、衣食之類、供給周備、兩個安心住下、將及一年、
女子對崔生道、我和你住在此處、雖然安穩、却是父
母生身之恩、竟與他永絕了、畢竟不是箇收場、心裡
也覺過不去、崔生道、事已如此、說不得了、難道還好

去相見得女子道：「起初一時閒做的事，萬一敗壞父母，必然見責你。我離合尚未可知，思量永久完聚，除了一逃，再無別着。今光陰似箭，已及一年，我想愛子之心，人皆有之。父母那時不見了我，必然捨不得的。今日若同你回去，父母重得相見，自覺喜歡，前事必不記恨。這也是料得出的。何不拆箇老臉，雙雙去見他一面，有何妨碍？」崔生道：「丈夫以四方爲事，只是這樣潛藏在此，原非長筭。今娘子主見如此，小生拼得受岳丈些罪責，爲了娘子，也是甘心的。既然做了一年夫妻，你家素有門望，料沒有把你我重拆散了，再

與別人之理。況有今時舊盟。未完重續。前好正是應得。只須帶些小心。往見元自。不妨。兩人計議已定。就央金榮討了一隻船。作別了金榮。一路行去。渡了江。進瓜洲。前到揚州地方。看看將近防禦寨。女子對崔生道。且把船歇在此處。未要竟到門口。我還有話和你計較。崔生叫船家住好了。船問女子道。還有甚麼說話。女子道。你我逃竄一年。今日突然雙雙往見。幸得容恕。千好萬好了。萬一怒發。不好收場。不如你先去見見。看着喜怒。說箇明白。大約沒有變卦了。然後等他來接我上去。豈不婉轉些。我也覺得有顏采。我

好閑

春生
謂惟仁
吳從

只在此等你消息就是。崔生道：娘子見得不差。我先去見便了。跳上了岸，正待舉步，女子又把手招他轉來道：還有一說。女子隨人私奔，原非美事。萬一家中忌諱，故意不認帳起來的事，也是有的。須要防他，伸手去頭上拔那隻金鳳釵下來，與他帶去道：倘若言語支吾，將此釵與他們一看，便推故不得了。崔生道：娘子恁地精細。接將釵來，袋在袖裡，子望着防禦家裡來，到得堂中傳進去，防禦聽知崔生來了，大喜出見，不等崔生開口，一路說出來道：向日看待不周，致郎君住不安穩。老夫有罪，幸看先君之面，勿責老夫。

崔生拜伏在地不敢仰視、又不好直說、口裡只稱小
婿、罪該萬死、叩頭不止、防禦倒驚駭起來、道、郎君有
何罪過、口出此言、快快說個明白、免老夫心裡疑惑、
崔生道、是必岳父高擡貴手、恕着小婿、小婿纔敢出
口、防禦說道、有話但說、通家子侄有何嫌疑、崔生見
他光景是喜歡的、方纔說道、小婿蒙令愛慶娘不棄、
一時間結了私盟、房帷事密、兒女情多、負不義之名、
犯私通之律、誠恐得罪非小、不得已夤夜奔逃、潛匿
村墟、經今一載、音容久阻、書信難傳、雖然夫婦情深、
敢忘父母恩重、今日謹同令愛到此拜訪、伏望察其

深情饒恕罪責恩賜諸老之歡永遂于飛之願岳父
不失爲溺愛小壻得完美室家實出萬幸只求岳父
憐憫則箇防禦聽罷大驚道郎君說的是甚麼話小
女慶娘臥病在床經今一載茶飯不進轉動要人扶
靠從不下床一步方纔的話在那里說起的莫不見
鬼了崔生見他說話心裡暗道慶娘真是有見識果
然怕玷辱門戶只推說病在床上遮掩着外人了便
對防禦道小壻豈敢說謊目今慶娘見在船中岳父
叫個人去接了起來便見明白防禦只是冷笑不信
却對一個家僮說你可走到崔家郎船上去看看與

同來的是什麼人，却認做我家慶娘子，豈有此理？家
僮走到船邊，向船內一望，艙中悄然，不見一人，問着
船家。船家王低着頭，稍上喫飯。家僮道：「你艙裡的人
那里去了？」船家道：「有個秀才官人上岸去了，留個小
娘子在艙中，適纔看見也上去了。」家僮走來，回覆家
主道：「船中不見有甚麼人。」問船家說：「有個小娘子上
了岸了，却是不見。」防禦見無影響，不覺怒形于色，道：「
郎君少年，當誠實些。」何乃造此妖妄，誣玷人家閨女，
是何道理？崔生見他發出話來也着了急急，忙袖中
摸出這隻金鳳釵來，進上防禦，道：「此郎今愛慶娘之

物可以表信，豈是脫空說的？防禦接來看了，大驚道：「此乃吾亡女與娘殞時戴在頭上的釵，已殯葬多時了，如何得在你手裡？」奇怪！奇怪！崔生却把去年墳上女轎歸來，轎下拾得此釵，後來慶娘因尋釵夜出，遂得成其夫婦，恐怕事敗，同逃至舊僕金榮處住了。一年方纔又同來的說話，備細述了一遍。防禦驚得呆了，道：「慶娘見在房中床上臥病，郎君不信，可以去看得如何說得如此有枝有葉？又且這釵如何得出世？真是蹊蹺的事。」執了崔生的手，要引他房中去看病人，証辨真假，却說慶娘果然一向病在床上，下

有扶而求

道不得。那日外廂正在疑惑之際，慶娘托地在床上走將起來，竟望堂前奔出。家人看見奇怪，同防禦的嬭嬭，闖的都隨了出來，嚷道：「何動不得的！」如今忽地走將起來，只見慶娘到得堂前，看見防禦便拜。防禦見是慶娘，一發喫驚道：「你幾時走起來的？」崔生心裡還暗道：「是船裡走進去的。」且聽他說甚麼。只見慶娘道：「兒乃興娘也，早離父母，遠殞荒郊，然與崔郎緣分未斷。今日來此，別無他意，特爲崔郎方便，要把愛妹慶娘續其婚姻。如肯從兒之言，妹子病體當卽痊愈。若有不肯兒去，妹也死了，合家聽說，個個驚駭。」

看他身體面龐，是慶娘的聲音，舉止却是與娘都曉得是亡魂歸來附體說話了。防禦正色責他道：你既已死了，如何又在人世妄作胡爲，亂惑生人？慶娘又說着與娘的話道：兒死去見了冥司，冥司道：兒無罪，不行拘禁，得屬后土夫人帳下掌傳箋奏，兒以世緣未盡，特向夫人給假一年來與崔郎了此一段姻緣。妹子向來的病，也是兒假借他精魄與崔郎相處，來今限滿當去，豈可使崔郎自此孤單與我家遂同路？人所以特來拜求父母，是必把妹子許了他，續上前姻兒在九泉之下也放得心下了。防禦夫妻見他言

私
暗
不
言

子。便許他道：吾見放心，只依着你主張，把慶娘
送他候了。興娘見父母許出，便喜動顏色，拜謝防禦。
許多感父母肯聽見言，兒安心去了。走到崔生面前，
執了崔生的手，哽哽咽咽哭起來，道：我與你恩愛一
年，自此別了。慶娘親事，父母已許我了，你好作嬌客。
與新人歡好時節，不要竟忘了我舊人。言畢大哭。崔
生見說了來踪去跡，方知一向與他同住的，乃是興
娘之魂。今日聽罷叮嚀之語，雖然悲切，明知是小娘，
身體又在衆人面前，不好十分親近，得只見興娘的
魂語分付已罷，大哭鼓聲。慶娘身體，驀然倒地。衆人

驚惶前來，看時口中已無氣了。摸他心頭，却溫溫的。急把生姜湯灌下。將有一箇時辰，方醒轉來。病體已好，行動如常。問他前事，一毫也不曉得。人叢之中，舉眼一看，看見崔生站在裡頭，急急遮了臉，望中門奔了進去。崔生如夢初覺，驚疑了半日，始定防禦。就揀箇黃道吉日，將慶娘與崔生合花燭之夜。崔生見過慶娘，慣的，且是熟分。慶娘却不十分認得崔生的。老大羞慚，真箇是。

一個閨中弱質，與新郎未經半晌交談，一個旅邸故人，共嬌面曾做一年相識，一個只覺耳畔聲音。

無差一個但見眼前光景皆新心胆尚
怯一語還認蝴蝶夢中尋故女一個正在海棠枝
上試新紅

却道崔生與慶娘定情之夜只見慶娘含苞未破元
年崔生仍是處子之身崔生情地問他道你令姊借
你身子陪伴了我一年如何你身子還是好好的
慶娘怫然不悅道你自撞見了姊姊鬼魂做出來
的干我甚事說到我身上來崔生道若非令姊多情
今日如何能勾與你成親此恩不可忘了慶娘道這
箇也說得是萬一他不明白不來周全此事借我

此如何
忍負之
其

的名頭出了我。借多時醜我如何做得人處。只你心
裡到底認是我。隨你逃走了的。豈不羞死人。今幸得
他有靈。完成你我的事。也是他十分情分。了。次日崔
生感與娘之情不已。思量薦度他。却是身邊無物。只
得就將金鳳釵到市上貨賣。賣得鈔二十錠。盡買香
燭楮錠。賣到瓊花觀中。命道士建齋三晝夜。以報恩
德。薩事已畢。崔生夢中見一個女子來到。崔生却不
認得。女子道。妾乃典娼。前日是假妹子之形。故郎
君不曾相識。却是妾一點靈性。與郎君相處一年了。
今日郎君與妹子成親過了。妾所以纔把真面目與

言相見遂拜謝道蒙郎薦拔尚有餘情雖隔幽明實
深感佩小妹慶娘稟性柔和郎好看覷他妾從此別
矣崔生不覺驚哭而醒慶娘枕邊見崔生哭醒來問
其緣故崔生把與娘夢中說話一一對慶娘說慶娘
問道你見他如何模樣崔生把夢中所見容貌備細
說來慶娘道真是我姊也不覺也哭將起來慶娘再
把一年中相處事情細細問崔生崔生逐件和慶娘
備說始末根繇果然與與娘生前情性光景無二兩
人感嘆奇異親上加親越然過得和睦了自此與娘
別無影響要知只是一箇情字爲重不忘崔生做出

二刻驚云、
許多事體來、心願既完、便自罷了、此後崔生與慶
年年到他墳上拜掃、後來崔生出仕、討了前妻
遺命三人合葬、曾有四句口號、道着這本話、

大姊精靈、
到得圓成、

小姨身體、
無此無、